

## 宜蘭地區的語言分佈\*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洪惟仁、許世融

### 1 前言

台灣最早的一張語言分布地圖是小川尚義在《日臺大辭典》(1907)附錄的一張〈台灣言語分布圖〉(參見附圖1),它是整個台灣的語言分布圖,只有閩南語分爲漳州腔、泉州腔,客語與南島語不細分方言。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説集》(1935)中所附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參見附圖2),12種「生番」、3種「化番」、6種「熟番」共21種南島語的詳細分布圖,但不再細分方言。不過Kanakanabu和Saaora屬於南鄒語,在這裏卻獨立分爲三種語言,各樣分布。

南島語最詳細的語言地圖是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第二册所附五張台灣南島語分佈圖(參見附圖6宜蘭縣部分),地圖背景是地形圖,所有的南島語部落都詳細地在地圖上標示著精確的地點,語言領域不但精確地劃出來,即不同的方言也都有清楚的標示,可以說是有史以內最精確的語言地圖。

這幾張日治時代所繪製的語言地圖不但地理位置相當精確,並且所繪製的語言、方言分布狀態也相當精確,和我們近年的田野調查所繪製的地圖比較,可謂若合符節,令人贊嘆。

但是1907的地圖因爲語言調查資料不足,有些地方太粗略,也有少數錯誤。經過一個世紀,台灣的語言、方言分布狀態已經有所改變,語言方言的分類理論也有所改變必須重新繪製。並且原圖所參照的行政區域太大,不夠精細,語言調查與祖籍調查分不清楚,必須重新調查、考證才可利用。

一百年之後的今天,台灣不論在經濟上、學術上都比當時的條件佳,我們沒有理由不能繪製比小川尚義(1907)更精細的語言方言地圖。

---

\* 本研究是國科會自1988年以來將近二十年不斷的資助所進行的台灣語言方言調查計畫成果之一。

戰後繼續進行語言地理學調查，並繪製台灣語言地圖的有

基於此，洪惟仁自 1985 年 2 月起以個人力量開始對台灣各地閩南語、及閩南語區內的福建客語(即所謂「鶴佬客」的客語)進行調查，起初他的調查字表只有 100 多個，調查方言點約 200 個，目的是對台灣閩南語的調查分佈做概略性調查，以便進一步作更詳細全面的調查，後來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漢語方言調查計畫，這個調查便成了一個領航調查(pilot survey)。

洪惟仁將調查經過及簡要的調查成果陸續在各種刊物發表，後來輯為《台灣方言之旅》(1992)出版，成為台灣閩南語及客語方言調查的一個簡要報告。該書所收〈台灣漢語方言之分佈及諸語言之競爭力分析〉(1992: 67-107)一文對全台灣的方言類型與分佈做了概要性的描寫，台北地區的方言現象當然也是重點之一。書末附錄了作者依據調查資料所繪的〈台灣漢語方言地圖〉、〈台北地區方言分佈圖〉，這兩張地圖雖然簡單，卻是戰後第一次根據實際的調查資料繪製的台灣漢語方言分區圖，而後者對於閩南語次方言分布有精細的描繪，是比小川尚義進步的地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即今語言研究所的前身，自 1988 年 3 月起至 1996 年 7 月止，前後九年間，在國科會的資助下，斷斷續續進行了六年多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這是台灣方言學上最大型的地理方言學調查，計劃一直由龔煌城先生擔任主持人，實際進行調查者以洪惟仁為主，負責大部分方言點的調查工作。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洪惟仁對於台灣的語言方言分布繼續進行調查。「台灣閩南語地理方言學研究」(2002-2004)及「台灣地區語言方言分區與分佈調查」(2005-2007)兩個國科會計畫對於台灣的語言方言分布進行村以下的精細調查，並利用 ArcView GIS 軟體及勘輿地圖村里圖層繪製地圖。【附圖三】〈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可以說是這一連串計畫的成果之一。

2008 年開始的「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移民史關係調查研究」國科會計畫一方面延續國科會「台灣地區語言方言分區與分佈調查」計畫(2005-2007)尚未調查完成的部分，對於已調查的部分加以更精細的修正，修正的地方包括方言區的細部調整；一方面對語言或方言的分佈現狀進行歷史學的解釋，不但把語言學和地理學連結起來，更把移民史、族群遷徙史連結起來。

本文針對宜蘭縣部分的語言方言分布作一個報告。

## 2. 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

### 2.1 研究動機

從上述的研究看來，小川尚義（1907）以來，所有台灣的語言地圖研究的精細度都只能達到鄉鎮層級以上，村里級以下的分佈情形不能完全反映出來。可以說過去台灣語言地理學的調查太過粗略，只有鄭錦全的微觀調查做得最精細。

本研究採取折衷的作法，把精細程度降低到村里以下，但不精細到家戶以下，因為我們的目的在於短時間內完成全台灣的語言、方言的地理分佈圖的繪製，逐戶調查、GPS 定位的方法需要極大的人力、資金、時間，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完成。衡量實際的情形，我們只能在這兩個極端中取得折衷，把精細度限制在村里層次。本研究的目標有四：

- 1) 以更精確有效的調查方法紀錄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精細的程度達村里以下；
- 2) 採用 GIS 軟體，村里級圖層，更準確地繪製本區的語言分佈地圖；
- 3) 呈現當前的語言分佈，比對傳統的語言地圖，了解本區語言分佈的變化；
- 4) 參照土地開發與民族遷徙的歷史，進行語言社會學的以及語言地理學的分析，對語言分佈的實況提出解釋。

### 2.2 調查的方法與過程

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1907)可以說是第一張兼顧南島語、漢語方言分佈最詳細的地圖，筆者一向推崇備至，也是筆者最常參考的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但對照筆者的調查，也發現與現況不符合的地方。最重要的問題是小川根據的行政單位是街庄（相當於鄉鎮），區域太大，村里以下的分佈細節沒有辦法反應到地圖上。不止小川地圖，以後所有的地圖沒有一張能夠反映村里以下的區別。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研究採取實地調查，並把調查範圍縮小到村里。

#### 2.2.1 實地調查

本研究所繪製的地圖都重新進行實地調查，其理由有幾個：

一、如前所述，過去的語言方言分區地圖，所根據的行政區域只到街庄，不夠精細，本文希望把精細度提高到村里層次，因此必須重新調查。

二、族群是會移動的，語言也會改變，方言會融合，因此語言或方言的分佈區隨時在變動，其實況如何不能不做實際的調查。即使我們信任小川尚義(1907)

及小川尚義、淺井惠倫(1935)地圖的精確性，這兩張地圖出版至今也已經一百多年或七十幾年，語言的地理分布不可能沒有改變，語言或方言不會沒有變化，語言的消長或變化所產生的屬性不能沒有修正。

三、既然每一種調查研究都有限制，當我們能夠突破限制而進行更精細的研究時，對於前人研究的疏漏就可以做修正或補充。比如小川尚義、淺井惠倫(1935)地圖雖然詳細標示了原住民部落的地點及其使用的語言，但沒有標示方言分區，這是因為當時對於南島語方言的研究還不夠精細的緣故。經過近百年的研究，南島語的方言研究已經相當精細，地圖繪製的技術也相當成熟，我們就必須把新的研究成果落實到語言地圖上。小川尚義、淺井惠倫(1935)地圖只分泰雅、賽德克兩種語言，但我們現在知道賽德克有三種方言，我們可以根據現在的調查把方言分佈的實況畫出來，這就是一種進步。

四、前人的語言調查，族群調查報告，乃至報章雜誌、網路資料，通常只著眼於其存在，比如那裏有賽夏族，那裏有泰雅族。這些報告或報導大概是可信的，問題是這些族群講什麼話，人口的比率多少，沒有實際的調查，無法確定，因此對於我們的語言地圖繪製沒有提供完全的資訊。

五、語言分佈史的重建是另一個課題。李壬癸的研究對於南島語分佈的歷史做出傑出的貢獻；我們從文獻與實地調查也發現日治末期對於原住民進行大規模的遷村。根據這些歷史的研究，我們也可以把原住民部落的地點及語言分佈區加以重畫。李壬癸的〈台灣南島民族遷移圖〉(1999, 2004)就是一種歷史重建的地圖，這種歷時的研究是今後台灣語言地理學必須努力的方向。

六、台灣的方言調查其實已經相當精細了，但是過去的調查絕大多數都是傳統方言學的紀錄，傳統方言學主要的興趣在語言形式，對於與語言地理學直接相關的方言分類與分佈，興趣不大。因此傳統方言學的調查只能提供本研究的參考，至於地理方言學所需要的資訊量相當龐大，必須從頭開始調查。

### 2.2.2 本研究的調查方法

但是如前所述，由小川尚義的地圖(1907)以下，所有的台灣語言或方言地圖精細的程度只到鄉鎮層級，我們希望把地圖的精密度提高到村里以下的精密度。但是基於人力、資金、時間的限制，我們不做全台灣的語言普查，而採用「實地下鄉、間接觀察」的方法。

變動不居是語言的本性，語言或方言的調查必須掌握時效性。任何田野調查，要做到什麼程度需要衡量實際的能力。我們的目的是要畫一張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圖，最好在 10 年內完成，調查的時間如果超過 20 年，語言分佈狀況可能發生非常大的變化，如果我們做得太精細，那麼整個台灣的語言狀況可能要幾百年才做得完，過份精細的調查方法緩不濟急。

所謂「實地下鄉、間接觀察」的方法是親自到各鄉鎮詢問鄉長、鄉民代表、

民政課、戶政事務所、警察派出所、村長、村幹事或地方文史工作者等，他們對於地方的事務有長期的參與，對地方的語言、方言非常熟悉，他們提供的語種使用訊息，雖然不如語言社會學的調查或家戶普查精密，也達到相當正確的程度。經過這樣嚴密訪查的結果，語言、方言分區的精密度大大提高了。

不過關於閩南語的漳腔、泉腔，一般受訪者概念模糊，至於漳泉的次方言更是沒有概念，這方面只有依靠更精密的方言調查與方言類型學研究，不能信賴受訪者。

網路資源也是本論文重要的參考之一。各地鄉鎮公所的網站，尤其是原住民委員會官方網站提供相當準確的方言分類與分佈的資料，文史工作者的 blog 或個人網站有時也會提供有價值的資料。這些資料都儘量搜集，但是無論如何都要配合實地調查印證。

### 2.2.3 語言方言的分類

本研究既然要把精細程度提高到村里以下的層次，那麼相應的，我們不但對於語言要有清楚的分類，也應該把方言做適當的分類。先把語言及方言的分類確定下來，才能繪製語言方言的分區地圖。

本文有關南島語的分類主要根據李壬癸的研究（參見書目及本文 2.6 節的介紹）。有關客語的方言分類根據客委會及鍾榮富《台灣客家話導論》(2001)的分類。有關閩南語的方言分類，根據洪惟仁的研究（如〈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2008））的分析。但在本縣的方言單純，只有漳州腔，不再分類。

## 2.3 語言分區地圖的繪製

語言分佈區的畫定，有三個先天性的難題不好解決：

- 1) 林地、荒地、田地等無人居住之地難以顯示；
- 2) 語言混雜的雜居區難以顯示；
- 3) 語言轉換中的地區難以顯示。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1936)和鍾榮富《台灣客家話導論》(2001)所附的客語分佈圖以點狀顯示分佈狀態可以減少第一個困難，但不能解決其他問題。即使精密如最近鄭錦全在新竹縣新豐鄉逐戶進行語言使用調查，並以點狀顯示在航照圖上，可以解決第二個難題的一部分，但如為都會區，不同樓層有不同的語言使用，或一戶中有兩種語言的使用，在地圖上也難以顯示。

本文的地圖採取片狀繪製，高山、荒地、田地等無人居住之地都被劃進當地的優勢語言區，並不嘗試解決第一個難題。

至於第二個難題，本文附圖中儘量把雜居的情形呈現在地圖上，零星的存在

用符號標示。另在【附表】中有較詳細的文字說明。但這個問題大部分屬於語言社會學的領域，本文也不期待完全解決。至於第三個難題屬於社會方言學的問題，在本文中不期待解決。

總之，本研究基於經費、人力、時效性以及語言分佈地圖先天的限制，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所能做的不是解決所有語言或方言使用的問題，而是盡語言地理學的本份，盡最大的努力把語言分區圖做到最精細的極限。

關於地圖繪製的工具，必須在此交代一下。我們 GIS 地圖繪製軟體採用 ArcView 8.1 版，圖層資料採用勤崙公司村里層電子圖資進行地圖繪製。雖然勤崙公司村里層電子地圖精確度很有問題，和我們從全國鄉鎮公所搜集的官方地圖比較，發現有不少錯誤。我們曾經將所有收集來的官方地圖提供給勤崙公司進行修正，效率不盡理想，錯誤仍然不少。本文不得已的辦法是，當錯誤程度影響到語言、方言分界的準確性時，只好用 PhotoShop 進行人工修改了。

## 2.4 本文處理語種分佈的原則

關於語言區的標示有幾點需要說明：

1) 本文的地圖標示的是傳統的、老年的、分佈區可以確定的語言或方言。在這個原則下，華語被看成是一種標準語或普通話 (lingua franca)，而不是佔有特定地盤的語言。現在整個台灣都籠罩在華語的威脅下，華語強力向下擴張，深入社區、家庭，中北部地區的平均使用率都在一半以上，在可見的將來華語可能取代本土語言的地位，成為台灣實質上的本土語言，三、五十年以後台灣的語言地圖必然完全變色。這些問題目前暫時歸入語言社會學的研究範疇，不在本研究所調查的範圍內。

2) 地圖上標示的語言或方言屬性，以語言佔有率 60% 以上為標區標準，地圖標示的顏色與分類表示其佔有率在 60% 以上；30%~60% 標示為雜居區；不及 30% 以符號標示其存在；人口不及 10% 的語言或方言除傳統領域（如高山族部落、平埔族、鶴佬客），有特別意義外，不特別標示。

3) 人口極少數但仍聚庄居住如平埔族、鶴佬客，在優勢語言區內用符號標示其所在位置，不另立特別的語言區。

## 3. 宜蘭縣的民族與語種

宜蘭縣是一個多民族的社區，本區內有三種漢族及漢語，兩種南島語，各有方言。本節將各族群、語種及其分佈概況羅列、說明如下：

### 3.1 漢族及漢語

#### 1) 閩南

宜蘭地區的閩南人主要分佈在宜蘭平原，都是漳州腔，是全台灣方言最單純的地方。以蘭陽溪為界，口音略有差異，基本上都是漳州腔。

#### 2) 客家

本縣原有一些客家人分布，主要是漳州詔安客，現在幾乎已經全部改說閩南語，變成所謂的「鶴佬客」。今宜蘭縣蘭陽溪上游分布的少數客家庄是由西部日治時代末期由西部遷來的二次移民。

### 3.2 南島民族及南島語

宜蘭縣原是 Kavalan（蛤仔難）平埔族的分布區，自一百五十多年前漳州移民入侵，平埔族不敵壓迫，紛紛向花蓮遷徙，今已無平埔族部落留存。

泰雅族（Atayal）分佈在本鄉大同鄉和南澳鄉有 Squliq 和 Ts'oli'兩個方言，分布錯綜複雜。

### 3.3 日本語 creole

日治時代由於強力的日語教育，日語成為高山各民族之間的共通語，宜蘭縣部分泰雅族甚至喪失了族語，改以日語為母語，是台灣唯一的日本語 creole 語，分布在大同鄉寒溪村及南澳鄉的東岳村及花澳村。

以下將宜蘭縣分為漢語區及南島語區分別敘述。

## 4. 宜蘭縣的漢語區的方言分佈

宜蘭縣的漢語有閩南語及客語兩個語種，其分佈的情形參見【附圖 4】〈宜蘭地區的語言方言分佈圖〉，從圖可見，閩南語是宜蘭縣最優勢的語言（參見圖上黃色部分），分佈在整個宜蘭平原的絕大部分，除此之外，大同鄉的太平村也是閩南語分佈區，居民是日治時代開發太平山林場留下的工人及其後裔。

宜蘭的閩南語全部屬於漳州腔，在台灣漳腔方言中保存著最純粹的漳州音特色，如「酸」、「軟」、「飯」、「卵」…等〈禪〉字母的字一般閩南語都已經接受泉音-ng 韻讀，宜蘭縣仍然保存-uinn 讀。

宜蘭縣的漳腔有溪北、溪南之分，溪北-iong, -iang 不分，都唸成-ing，如台中唸成 t'ai-ting，高雄唸成 ko-hing，將來唸成 tsing-lai、從來也唸成 tsing-lai，同音。但溪南沒有這個特色，和一般的閩南語一樣，沒有混淆。

宜蘭的詔安客幾乎已經完全消失，只有少數耆會說幾個字。現在的客家人都是由新竹苗栗遷來的二次移民，散佈在員山鄉湖西村的雙連埤，說四縣話；三星鄉天山村的天送埤 80%是客家人，員山村牛鬥社區有少數客家人；大同鄉客家人松羅村玉蘭社區，復興村也有少數客家分佈。

但宜蘭縣的客語非常弱勢，即將消失，宜蘭縣政府網站「縣政新聞」有這樣的報導：「本縣客家籍人口如果以廣義上的認定，約占總人口約百分之二十，然而能開口講出流利的客家語已寥寥無幾，幾乎被閩南化了。」<sup>1</sup>

由此可見，這些客家二次移民也正步第一次客家移民的後塵變成「鶴佬客」。

## 5. 宜蘭縣的南島語區的方言分佈

宜蘭縣的南島語全部屬於泰雅語，泰雅語有兩個方言，即 Sqliq 和 Ts'oli' 宜蘭縣都有，分佈在本縣大同鄉和南澳鄉共 11 個村，其中南澳鄉的南澳、碧侯、金岳、武塔四村及大同鄉四季村共 5 個村以 Ts'oli' 方言佔優勢，其餘 6 個村以 Sqliq 方言佔優勢，兩種方言可謂勢均力敵。參見【附圖 5】〈宜蘭縣南島語分布地圖〉。

但宜蘭縣的泰雅區內還有兩個日語 creole，居民雖然是泰雅族，但是因為日治時代受到日語教育，被強迫說日語的結果，如今已經不會說泰雅語而改說日語，但其日語也不是標準的日語，而是一種泰雅語底層影響非常深的日語 creole，分布在大同鄉寒溪村及南澳鄉的東岳村及花澳村。這是就目前所知，台灣唯一的日本語 creole。

## 6. 宜蘭縣語言地盤的變動

宜蘭縣今天的語言方言分佈並非自古已然，而是經過幾個時期演變，分述如下：

### 6.1 噶瑪蘭語言的消失

在漢字入侵蘭陽平原以前，整個蘭陽平原都是原住民的分佈區(參見附圖)，依照李壬癸的研究(李壬癸 2000)<sup>2</sup>，蘭陽平原最早的住民是噶瑪蘭人(Kavalan)。但蘭陽平原的平埔族除了噶瑪蘭之外還有壯圍鄉社頭的哆囉美遠(Torobiwan)、

<sup>1</sup> 引自宜蘭縣政府網站「縣政新聞」〈宜蘭縣 97 年度客語教學成果發表活動暨客家文化美食推廣園遊會〉(2008/11/21)

<sup>2</sup> 有關蘭陽平原的平埔族語言參見 2000,《台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三版)第一部 2〈族群的對遇——北部地區平埔族的種類及其互動〉及第二部 1〈隱身書窖百年的語料——十九世紀末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方言〉。



冬山鄉的里腦、蘇澳鎮的猴猴（Qauqaut），這是都是後來才移入的。

李壬癸根據語言的比較證明哆囉美遠和里腦都是由北部今台北縣遷來到宜蘭的凱達格蘭（Ketagalan）語巴賽（Basai）方言，其所在位置應該是在現在貢寮附近<sup>3</sup>。凱達格蘭和噶瑪蘭是兩個很不同的語言，但這兩個哆囉美遠里腦遷入蘭陽平原之後，因為長期和噶瑪蘭語接觸，受到噶瑪蘭語很大的影響。到了 1936 年淺井惠倫調查宜蘭噶瑪蘭方言時里腦社的語言已經轉移為噶瑪蘭語，也就是說被噶瑪蘭同化了。（李壬癸 2000:72）

另一個非噶瑪蘭語是猴猴，這個語言原居花蓮立霧溪中上游，因為受到泰雅族的壓迫，才於三百年前遷到宜蘭。李壬癸根據波越重之的語料，認為猴猴語和其他的南島語都不一樣，是一個很特殊的語言。但是 1897 年伊能嘉矩所調查的語料，猴猴和其他的噶瑪蘭語沒有什麼不同。由此推測猴猴到了十九世紀末時差不多被噶瑪蘭語同化。（李壬癸 2000:95）

由以上看來，在漢人入侵宜蘭以前，蘭陽平原最優勢的語言無疑是噶瑪蘭語了。但是十八世紀漢人入侵宜蘭之後，情勢開始轉變。噶瑪蘭人不堪壓迫，紛紛遷離蘭陽平原。遷往花蓮、台東的一支，至今尚存，並已於 2002 年被原住民委員會承認為具原住民身份的一族。但是留在宜蘭平原的全部被同化，噶瑪蘭後裔頂多只能說幾個噶瑪蘭語單字。許多人甚至已經不認同自己噶瑪蘭族的身份，而自認為是「閩南人」<sup>4</sup>。有一個特例是被泰雅族同化的噶瑪蘭族，李壬癸（2000:68）記載了大同鄉復興村牛鬥部落參雜了一些姓偕的噶瑪蘭人，但是因為這些噶瑪蘭後裔在家都說泰雅語，所以都自以為是泰雅族，但是真正的泰雅族人並不承認他們。<sup>5</sup>由此可見噶瑪蘭語在宜蘭是完全消失了。

## 6.2 漳州話優勢區的形成

1768（乾隆 33）年，漳人林漢生與其鄉親至五結一帶墾荒，為噶瑪蘭人所殺；五年之後，吳沙由福建省漳州府漳浦縣跨海來台，後來住在淡水廳三貂社（臺北縣貢寮鄉），平日從事於鹽、糖、布匹等商品買賣，有時也翻山越嶺以「番割」身份與原住民交易。1796（嘉慶元）年 9 月 16 日吳沙率漳泉流民一千多人，鄉勇

---

<sup>3</sup> 根據李壬癸（2000:52）所載〈十七世紀西班牙台灣北部行政區域示意圖〉，Turoboan 省在今台北縣東南角的貢寮附近。雖然李壬癸、土田滋都指出（李壬癸 2000:89），這個圖在細部上有許多問題，譬如把 Saquiraya（撒奇萊亞）也劃入省內，可能不正確；又 Turoboan 省和 Cabaran 省各部落的地理位置都排成一直線，與實際相差極遠。不過各省的相關位置大體上是不錯的。

<sup>4</sup> 公視記者潘朝成有一次到花蓮豐濱鄉新社部落採訪時遇見親戚才發現自己的噶瑪蘭身份。知道自己是噶瑪蘭族時很震撼，從此改變了人生奮鬥的方向。他在文章說「我們都說閩南語，沒有說過噶瑪蘭話。小時候我問阿媽，阿媽說我們是福佬人。……我爸爸說現在他也只記得『吃飯』、『阿公』、『阿媽』幾個噶瑪蘭語單字而已。」（引自 Stephane 網路文章〈走向噶瑪蘭族群認同之路〉，<http://www.stephane.idv.tw/index.php/home/article/117>）。

<sup>5</sup> 李壬癸（2000:68）附註這個事實是宜蘭邱水金老師於 1996, 2/4 在牛鬥時告訴他的。

二百多人，擅通先住民語言者二十三人，在烏石港南端開闢頭圍（今頭城）。經過一場與噶瑪蘭族的戰役之後，選定泰雅人與噶瑪蘭人之間的緩衝地帶進入平原，次第闢築了二圍（二城，1797 年）、三圍（三民村，1798 年）、四圍（吳沙村，1799 年）等地。隨吳沙入蘭的大部分是漳籍人口，人口逐漸超越原住民，最後凌駕原住的南島民族而為主要人口，終至於完全開發宜蘭平原，逼使 Kavalan 族出走花蓮台東，留下來的各族原住民完全漢化。這是今天宜蘭縣為漳州話優勢區的原因。

### 6.3 宜蘭客家話的萎縮

宜蘭的漢人除了優勢的漳州腔閩南語之外，其中也夾雜著一些漳州藉的客家人，但是這些漳州客最後也被漳州化了，至今客家人幾乎已經完全不會講客家話，變成所謂的「鶴佬客」。

宜蘭現存的客家人是日治時代末期由西部遷來的二次移民，現在客家話和閩南語並行，所有的客家人都會說閩南語，但不會講客語的客家人越來越多。

### 6.4 泰雅族分佈區的形成

宜蘭的泰雅族原來居住在今仁愛鄉。大約兩百年前才紛紛越過思源亞口，沿蘭陽溪而下，進入大同鄉，然後越過中央山脈進入南澳鄉。

大同鄉的泰雅族以 Squliq 方言佔優勢，南澳鄉的泰雅族呈雜居狀態，但以 Ts'oli' 為多。由泰雅族方言整體分佈狀態而言，Ts'oli' 分佈在仁愛鄉北部山地的邊緣地帶。李壬癸據此分佈狀態，推斷 Ts'oli' 人口比 Squliq 人早，李壬癸指出：「…泰雅語群最分歧的區域集中在南投縣仁愛鄉。…可以推測，這個語群最先在仁愛鄉內開始分化與擴散。這個推測正好和本族人的傳說：起源於仁愛鄉發祥村（舊稱瑞岩）一致<sup>6</sup>。」（《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1997:94）又說：「大約十八世紀中葉，泰雅族從現代分佈的西南端（今南投縣仁愛鄉境內）一波一波地向北和向東遷徙。……向北擴散的泰雅再進一步在邊緣地區，而後者的遷徙再進一步分裂為澤敖利和賽考利克；前者遷移的時代較早，而且大都在邊緣地區，而後者的遷移是相當晚近的事，其地理分佈最廣。」（《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1999:35）

此一理論相當於柳田國男的「方言周邊論」（見柳田國男 1930:32），其理論主張「古語殘存於邊境」。柳田假定有三個連續的聚落排列成這樣的順序：

A — B — C

如果其方言成這樣的分佈狀態：

---

<sup>6</sup> 原註：「馬淵東一 1954〈高砂族の移動及び分布〉《民族學研究》18.1~2:123-154, 18.4:23~72。」

a - b - a

可以推論本來的狀態應該是連續的：

a - a - a

B 聚落的 b 變體是後來插入的新變體。

柳田所謂的「古語」不應該解釋為「古老的變體」，只是這個地區「原來的方言」，這個地區的方言原來是一致的，後來因為 b 變體的插入而破壞了 a 連續性。但 b 變體不一定是創新的變體，也可能保存更古老的變體，因為插入到 a 的連續體，變成了新的變體。柳田國男這個理論實際上就是現代語言地理學所謂「連續性」理論，就是說，任何的語言分佈正常的狀態都呈連續性（continuity），但新變體的入侵可能破壞其連續性。反過來推論，呈不連續狀態的中央部分語言可能是新的變體，而周邊的是舊的變體。

由上所述，我們認為李壬癸的推論應該是合理的，但這也不是說 Ts'oli 方言比 Squliq 更古老。<sup>7</sup>

南澳除泰雅族之外，還有幾個零星的賽德克 Toda 方言，Toda 古音 Tauda（如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1935）的紀錄），但在宜蘭訛為 Tausa，漢字或作「陶賽」。根據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1935）的地圖宜蘭南澳有幾個 Tausa 方言分佈在南澳鄉澳花村大濁水溪河口的 Pegayun 部落、上游的 Ngongo 部落附近，及大同鄉寒溪村的四方林 Qaa Butal 部落。

## 6.4 日語 creole 分佈區的形成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及南澳鄉的東岳村及花澳村分佈著台灣唯一的日本語 creole 語，這是日治時代強力實施日語教育，日語成為高山各民族之間的共通語，宜蘭縣部分泰雅族甚至喪失了族語，改以日語為母語。但戰後因為另一個華語的國語教育，居民又開始向華語轉移（shift）。

為什麼只有這三個村會變成日語 creole，可能因為這個地區是賽德克 Tausa（Toda）方言的分佈區，賽德克語和泰雅語本來就有溝通上的困難，人口又處於極端弱勢，和外界溝通以日語為方便，因此比較能夠接受共通語的日語。

## 7. 結論

本文根據田野調查的結果，利用 ArcViewGIS 及勤崙地圖村里圖層繪製宜蘭

---

<sup>7</sup>這裏所謂的「新變體」（new variation）可以指新形式（new form）或新語種（new variety）包括語言（language）或方言（dialect），但所謂「新」可能指創新的新變體，也可能是入侵的新變體。新入侵的變體可能是創新的變體，但也可能是較古老的變體。

縣語言方言地圖。

宜蘭縣的語言分佈大體上可以說平原地帶為平原地帶以漳州腔閩南語為絕對優勢，是台灣保存漳州腔閩南語最完整的地區。

山地的大同鄉及南澳鄉以泰雅語為優勢。泰雅語分為 Ts'oli' 及 Squliq 兩種方言。南澳鄉的南澳、碧侯、金岳、武塔四村及大同鄉四季村共 5 個村以 Ts'oli' 方言佔優勢，其餘 6 個村以 Squliq 方言佔優勢，兩種方言可謂勢均力敵。

但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宜蘭今天的語言分佈並為自古已然，而是經過近兩百多年來漢族南移及泰雅族北遷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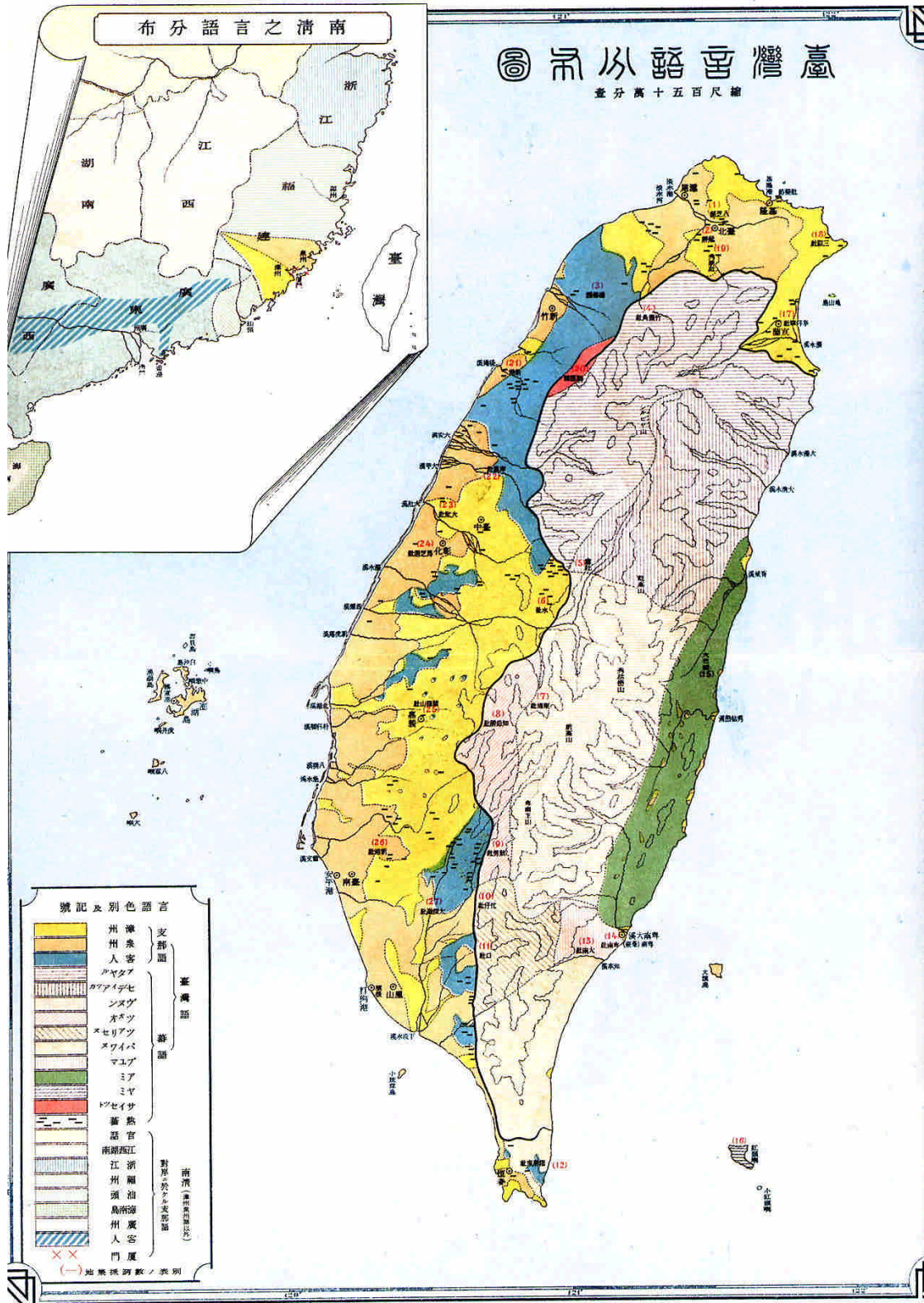
宜蘭的原住民主要是 Kavalan 族，但漳州人入侵之後，Kavalan 人不堪壓迫紛紛鄉花東地區南遷，留下的 Kavalan 人完全漳州化，也有一個部落泰雅化。

隨漳州人入蘭的也有一些漳州客，但這些漳州客現在完全漳州化。目前分佈在蘭陽溪中游泰雅族和漳州人交界地帶的客家人是日治時代由西部東遷而來的二次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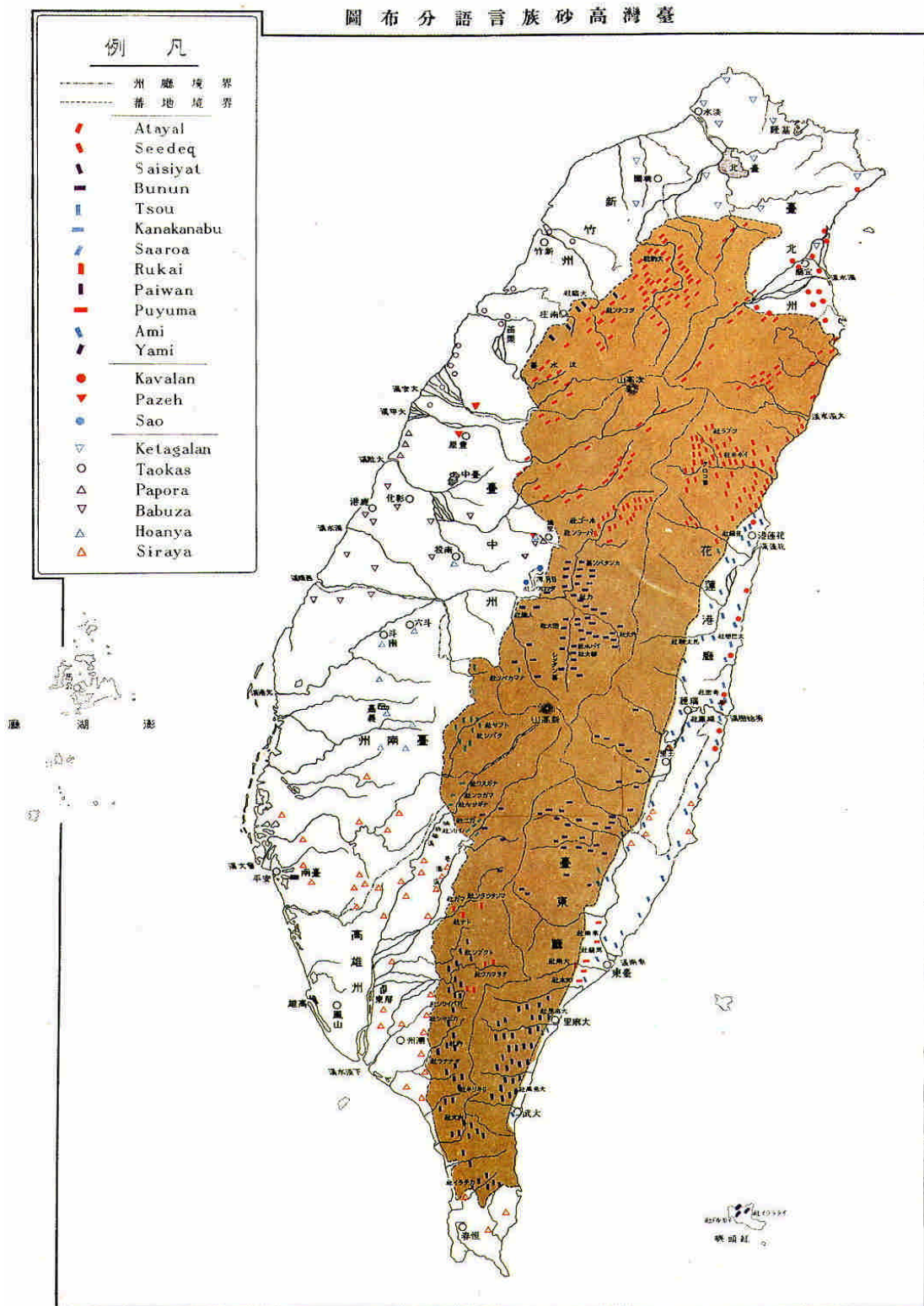
宜蘭縣除了泰雅族移民之外還有少數的賽德克移民，分佈在邊緣地帶的澳花、寒溪四方林，但現在澳花、東岳、寒溪三個村其實是已經日語化，講日語 creole。

總之，宜蘭縣是近二百多年來不同的語言互相競爭的結果。優勢的漳州話和泰雅語分別割據了宜蘭縣的平原和山地。但隨著殖民統治新的「國語」的入侵，部分泰雅語村落轉移為日語 creole，而最新的「國語」華語也開始變成新的語言威脅。

【附圖 1】小川尚義〈台灣言語分布圖〉北部地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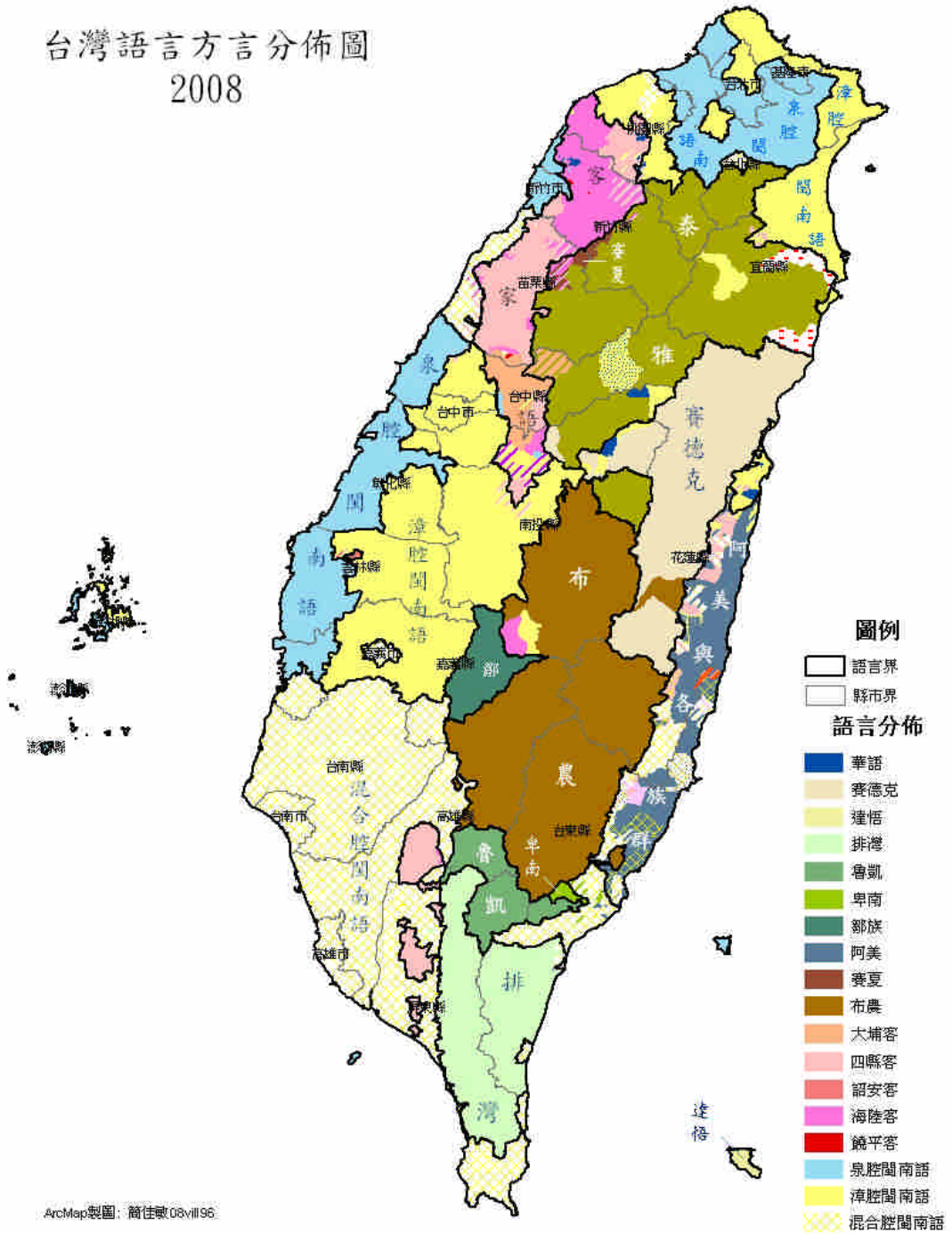


【附圖 2】〈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小川尙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説集》(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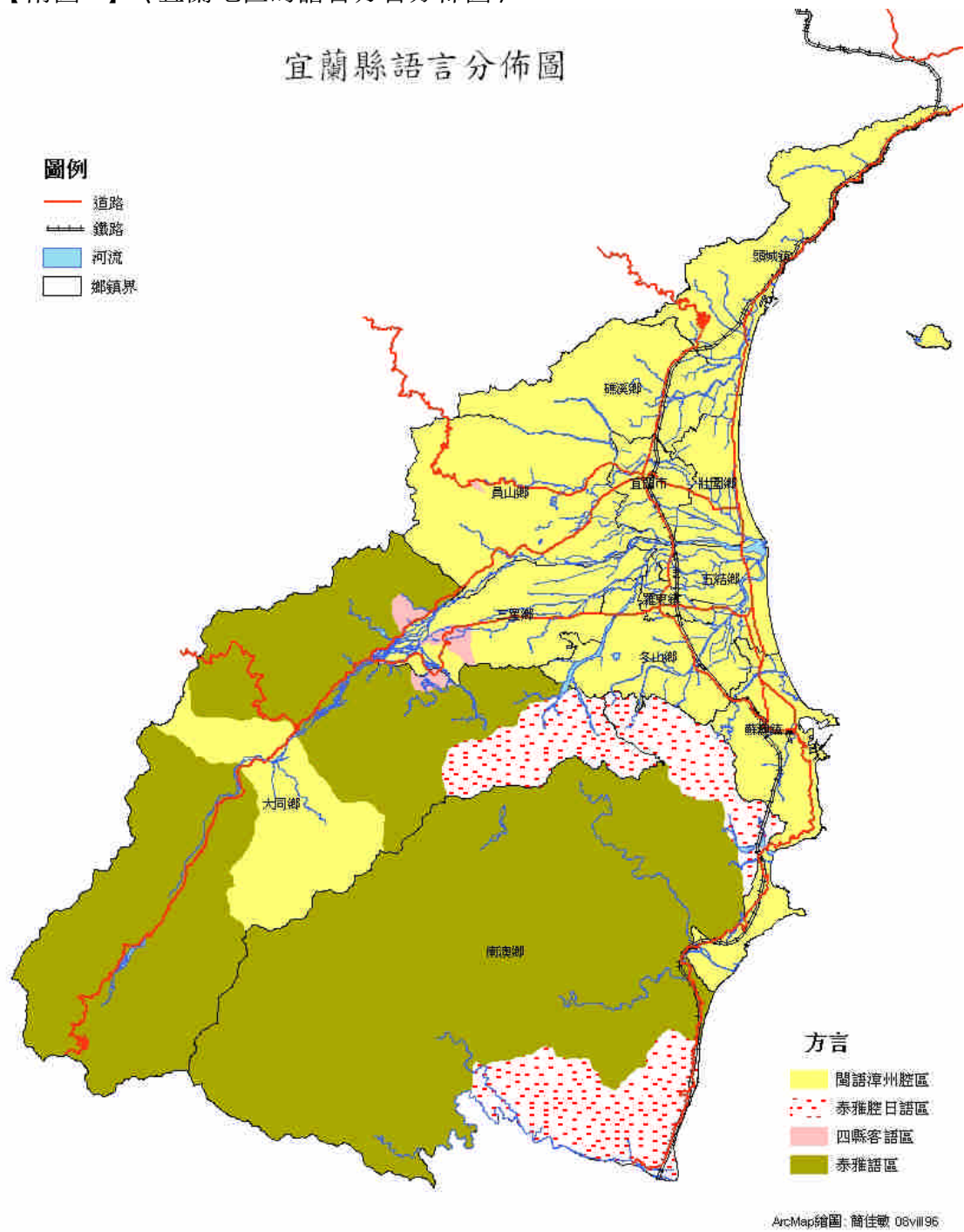


【附圖 3】〈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

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  
2008



【附圖 4】〈宜蘭地區的語言方言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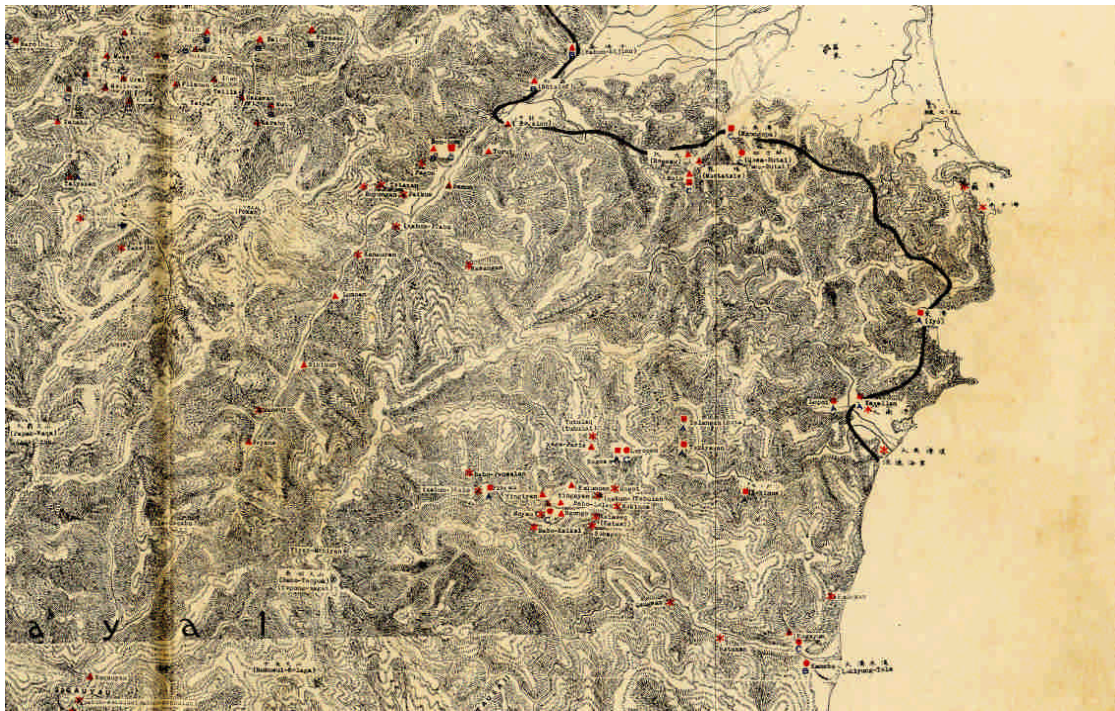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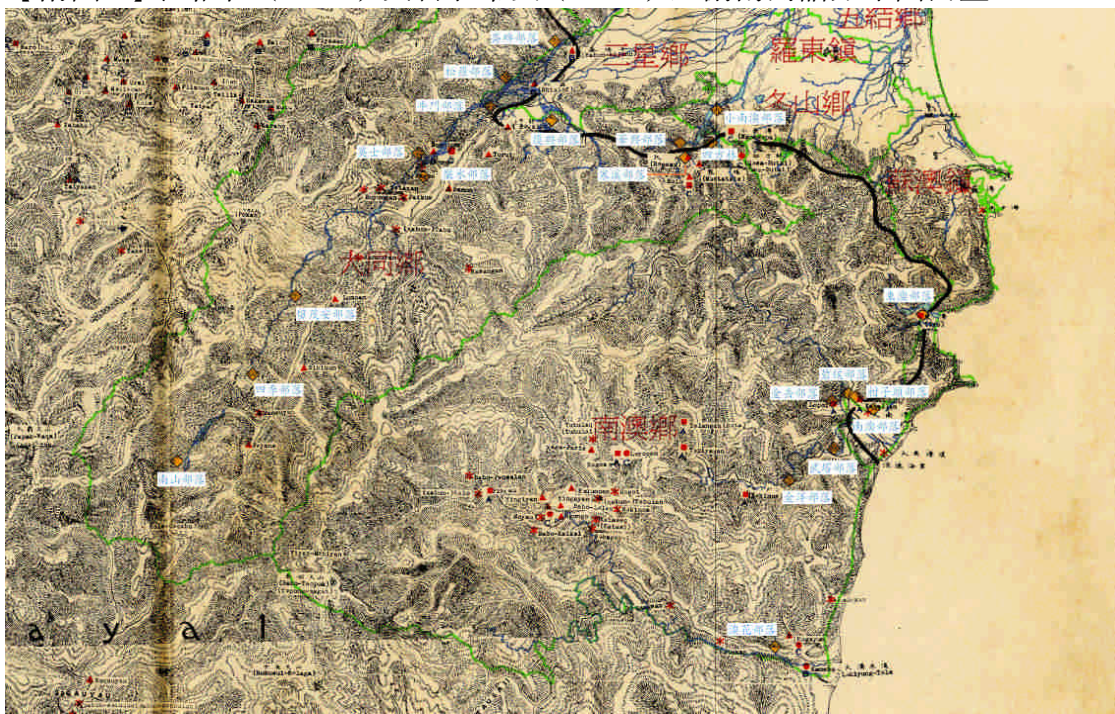
【附圖 5】〈宜蘭縣南島語分布地圖〉



【附圖 5】台北帝國大學《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第二冊所附〈系統別分布地圖〉宜蘭部分



【附圖 7】洪惟仁（2009）與台北帝大（1935）宜蘭南島語分布圖套疊





## 參考文獻

Brewer, Warren A, (卜溫仁)

- 1995, 'LAT94' (台灣語言學圖集 94 年計畫案), 國科會報告。
- 1996, 'LAT96' (台灣語言學圖集 96 年計畫案), 國科會報告。
- 1998, 'LAT97' (台灣語言學圖集 97 年計畫案), 國科會報告。
- 1998,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hamb', annual meeting of Yuan Re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Dialect Fieldwork,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
- 1999, 'LAT99' (台灣語言學圖集 99 年計畫案), 國科會報告。

Grotaers, W, A,

- 1994, 《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 岩田禮譯, 好文出版。
- 2003, 《漢語方言地理學》, 石汝杰、岩田禮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

Weinreich, Uriel

- 1954, Is a structural dialectology possible? *Word* 10:388-400, Reprinted in J, Fishman, (ed, ) 1968, *Reading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The Hague: Moulton,

丁邦新、楊秀芳

- 1991, 《台北市志社會志語言篇》,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小川尚義主編

- 1907, 〈日臺大辭典〉, 收入《日臺大辭典》1-212 頁,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發行; 全本收入 1993 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冊。
- 1907, 〈日台大辭典緒言〉載《日台大辭典》, 臺灣總督府。
- 1907, 〈台灣言語分布圖〉載《日台大辭典》, 臺灣總督府。

呂嵩雁

- 1993, 《台灣饒平客家方言》, 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 1997, 《石門鄉志·語言篇》(一九九七)

李壬癸

- 1992, 〈台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台北·《台灣風物》42, 1:211-238。
- 1992, 〈台灣南島民族的遷移歷史——從語言資料及現象所作的探討〉, 《台灣史研究通訊》22:22-23。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 1993, 〈台灣南島語言的分佈和民族的遷移〉, 《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頁 1-16。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1995, 〈台灣北部平埔族的種類及其互動關係〉,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

- 1997, 〈台灣南島語言學的先驅—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收入《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pp, 199-215。
- 1997, 《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 台北·常民文化事業出版。
- 2000, 《台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三版), 台北·常民文化事業出版。
- 2004, 〈台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尚義教授〉, 初版刊《國語日報·書和人》第1004期(2004, 5/22)。
- 2005, (手尾裕子日譯), 〈台灣言語學の先驅者小川尚義教授〉, 刊《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台灣資料研究》(2005, pp, 282~287), 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研究所出版。

李仲民

- 1998, 《台北縣雙溪閩南語初步研究—調查、比較與方言界線之探討》,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4, 〈科技與語言調查—以雙溪鄉、貢寮鄉/tsin44/(真)、/tsin51/(盡)分佈為例〉, 新竹師範學院·第二屆語言、文獻與調查學術研討會論文。

洪惟仁

- 1991, 〈田野調查與理論假設的辯證發展〉, 中央研究院田野研究室「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8:45-47。收入《台灣方言之旅》pp, 57-63。
- 1991, 〈田野調查與理論假設的辯證發展〉, 中央研究院田野研究室「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8:45-47。收入《台灣方言之旅》pp, 57-63
- 1992, 《台灣方言之旅》, 台北·前衛出版社。
- 1993, 〈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的一些發現〉, 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7:10-25
- 1995, 〈漳泉在台灣的融合〉國立台南師範學院《國語文教育通訊》, 11:84-100。
- 2001, 〈閩南語有標元音的崩潰與介音化〉, 《聲韻論叢》11:243-273。台北·學生書局。
- 2002, 4/12-13, 〈變化中的汐止音：一個台灣社會方言學的個案研究〉, 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第二十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 2002, 〈台灣泉州腔央元音的崩潰與地理、社會階層的相關性〉, 北京：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研究所·首屆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 2002, 〈台灣的漢語方言地理學〉, 收入馬瀨良雄監修、佐藤亮一、小林隆、大西拓一郎合編《方言地理學の課題》pp, 127-137, 東京·明治書院。
- 2003, 〈結構擴散：以台灣話的音變為例〉(Structural diffusion: on the sound change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 Australia: 36<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 2003,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Sound Change: on the Competition of Minnan Dialects Chang-chou and Chu an-chou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 國

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2004,〈方言調查詞表的必要性與設計方法〉,《華語文教學研究》1,2: 121-144。
- 2005,〈從兩個時期製作的方言地圖看台灣閩南語的變化〉(2005/10/25-27),福州,福州師範大學:第九屆閩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
- 2006,〈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 2:365-416。
- 2006,〈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 IACL-14 & IsCLL-10 Joint Conference,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 2006,〈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 IACL-14 & IsCLL-10 Joint Conference,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將刊於《台灣語文研究》第三期(2009)。

洪惟仁與張素蓉

- 2008,〈台中縣海線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一個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載《社會語言學與功能語法論文集》,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pp, 13-43。

洪惟仁與簡秀梅

- 2007,〈關廟方言區「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布:一個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語言微觀分佈國際研討會(2007, 9/28~29)。

涂春景

- 1998,《苗栗卓蘭客家方言詞彙對照》,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獎助出版。
- 1998,《台灣中部地區客家方言詞彙對照》,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獎助出版。

張屏生

- 1996,《同安方言及其部分相關方言的語音調查和比較》,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1996,《台北同安腔閩南話語彙稿》,著者發行。
- 2002,《台北縣石門鄉的武平腔客家話的語音變化》,收入《方言論叢》p, 142-163,著者出版。
- 2007,〈台灣地區漢語方言分布〉,載《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冊一 pp, 386-393,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2007,〈台灣地區漢語方言分布圖〉,《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冊一末附,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待刊,《三峽安溪腔閩南語語彙初集》,未刊稿。
- 待刊,《蘆洲方言志(稿)》,未刊稿。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

- 1935,《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共二冊),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

張振興

- 1983, 《台灣閩南語方言紀略》,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閩語的分區(稿)〉, 《方言》1985, 3:171-180。  
1992, 《漳平方言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7, 〈重讀「中國語言地圖集」(初稿)〉, 北京·第三十屆國際漢藏語暨語言學研討會。

陳三井

- 1981, 《臺北市發展史(一)》, 台北·台北市文獻會。

陳紹馨

- 1972, 《台灣省通志·人民志·人口篇》。陳紹馨原修, 莊金德增修及整修。

陳章太、李如龍

- 1991a,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1b, 〈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 收入《閩語研究》頁 58-138。  
1991c, 〈論閩方言的一致性〉, 收入《閩語研究》頁 1-57。

黃秀政

- 1992, 《臺灣史研究》, 台北·學生書局。

黃宣範

-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研究》。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黃謙

- 1800, 《彙音妙悟》, 版本甚多, 筆者所見最早為道光辛卯(1831)年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 其次為光緒庚辰(1880)年綺文居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 光緒癸卯(1903)年福州集新堂本《詳注彙音妙悟》; 光緒乙己(1905)年廈門會文書莊石印本及上海萃英、大一統書局影印本; 民國五十九(1970)年瑞成書局手抄影印本。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

楊秀芳

-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 台大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1988, 《台南市志人民志語言篇》, 台南市政府。  
1991, 《台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

楊時逢

- 1957, 《臺灣桃園客家方言》, 台北·史語所單刊甲 22。  
1971, 〈臺灣美濃客家方言〉, 台北·史語所集刊 42, 3:405-465。



溫振華

1978, 〈清代台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 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董同龢

1948, 〈華陽涼水井客家記音〉, 收入丁邦新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1981)pp, 153-273。

1959, 〈四個閩南方言〉, 台北·史語所集刊 30 本。

董同龢、趙榮琅、藍亞秀

1967, 《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話》, 台北·史語所單刊甲種 30 本。

福建省漢語方言調查指導組、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編寫組編

1957, 《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討論稿)(上、下冊), 編者印行。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1928, 《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 台北·台灣時報發行所。

潘科元

1996, 《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 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潘英

1992, 《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 台北·自立報系。

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M, J, )

1972, 《客家語基礎語彙集》。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研究所。

1978, 《言語類型地理學》。東京·弘文堂。

1981, 《現代博言學》。大修館書局。

鍾露昇

1965, 《福建惠安方言》, 手稿。

1967, 《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 台北·國科會報告, 油印本。

顧百里

1978, 《澎湖群島方言調查》, 台大碩士論文。